安徽芜湖市艺术剧院挂牌后的三年五味杂陈

这一次，换汤又换药

本报记者 朱 磊

■“3年来，每名员工工资都实现了三级跳。即使是去年经济环境比较差时，也演出了186场呢！”

■“过去作为事业单位，犹如一潭死水，波澜不惊。改企之后，更多的小鱼游进来，过去躺在池塘里睡大觉的大鱼，也开始活跃起来。”





上图：改制后，院团演出场次大幅增加，舞蹈节目深受好评。

右图：崭新的训练大厅里，剧院老师正在指导动作。 本报记者 朱 磊摄

开栏的话

又至年底，中央制定的文化体制改革“时间表”、“路线图”和“任务书”，也分别到了阶段性“验收”的节点。

文化体制改革是继经济体制改革后的又一重大改革任务，涉及面广、影响力大、敏感度强。而在这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中，经营性国有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，又被视作“难中之难”，因为它对“文化人”的切身利益，影响最为直接。

日前，本报记者深入到部分已经、正在或即将转企改制的出版发行、文艺演出、新闻媒体、电影等单位，采访他们转企改制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故事、变化，甚至是矛盾、思考。从今天起，本版将陆续刊登“转企改制进行时”的文化调查。希望这些报道，能让更多人真切了解和理解这一轮文化体制改革，究竟为什么改，向何处改，如何改；更希望这些转企改制单位的实践，能为下一阶段的改革“路线”提供一些参考样本。

改革的确很难，但不改革，注定更难，甚至没有出路——这是前方记者深入调查后得出的一致结论。

正是隆冬，安徽省芜湖市奥体中心的地下室里，散乱地摆放着各类表演道具，由于通风不好，刺鼻的霉味让人直打喷嚏……

2006年，芜湖市将原来的芜湖市歌舞团、越剧团等6家文化单位整合，组建新的芜湖市艺术剧院有限公司，成为完全面向市场的国有大型综合演艺团体。挂牌后的艺术剧院，就在这座地下室度过了改革伊始的阵痛3年。

虽然艺术剧院今年已经搬到了宽敞明亮的专用剧场，但对很多员工来说，留在这座地下室的记忆，仍是五味杂陈。

“皇粮”断了人心惶惶

道理人人都懂，具体改革举步维艰

2007年8月，同一间地下室里，人心跟窗外的天气一样，充满躁动。

转企改制要动真格的了——财政没账户，企业自负盈亏；人事没编制，所有人员采用聘用制。这两点，成为最难逾越的关卡。

芜湖市艺术剧院现任董事长张承宪至今仍很感慨：“我对改革的困难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没想到会这么难！每天都要面对演职人员和家属的质问，心力交瘁！”

瞿凌云是质疑者中的一员。1991年进入芜湖市黄梅艺术剧团的他，从没想过会离开心爱的舞台。“那年8月，全员身份置换的具体方案出台后，我第一感觉是，天塌了！”瞿凌云回忆：“皇粮一吃就是15年，现在断了，政府是不是甩包袱不管我们了？剧院领导描述的美好明天，我们也看不到啊！”那段时间，瞿凌云几乎每晚喝得烂醉。

几乎所有进入改制范围的人，都在惴惴不安。回想起往事，瞿凌云很不好意思：“为了避免被改制，大伙联合起来抵制领导，软硬兼施，甚至做了很多不文明的事。”

“我的桌子被拍过，杯子被摔过……不少人都钻进了一个牛角尖，没有办法心平气和。”张承宪告诉记者，最多的一次，他要同时面对50多人的质问。

不少人开始越过剧院领导，往上寻求解决办法，其主管单位芜湖市文化委主任宋建华的办公室，一度成了“接访大厅”。

“大家围着我都问一句话，别人都没有改，我们为什么改？不改行不行？”宋建华说。

面对质问，宋建华举了这么两个数据：芜湖市原有8个艺术团体，每年演出不过30场，几乎是零演出，如今只剩下4家；这么多年，4个剧团250多号人，拿不出一个精品剧目，每年却要吃掉1000多万的财政资金。

“6家单位合并后，留下的几十箱设备道具是唯一财产，经过筛选，能用的其实只有两箱，其它的全是废品。账面资产也几乎为零。”张承宪说。

不改确实不行！这道理人人都懂，但落到每个人身上的改革，仍然举步维艰。当年8月，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对全员身份置换方案表决，除了几位领导，没有一个人举手通过，方案只能继续修改。

关键时刻，芜湖市委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。“首先，年满50岁或工龄满30年的演员提前退休，享受事业单位退休待遇，这个优惠政策持续到2008年；其次，改企后财政投入不减，并随财政收入增长而逐年增加，不过采取的是政府采购、补贴等新的投入运行方式；第三，通过追加购买‘补充养老保险’的方法，解决企业职工与事业单位职工退休后的待遇差别问题。”宋建华告诉记者。

半年后，2008年3月，全员置换方案终于获得职工代表大会80%以上票数通过。

那天晚上，宋建华喝醉了。

“8号干部”集体转型

人心顺畅，来自实惠和成就感

不过，票决的通过，并不代表人心的完全顺畅。

张承宪明白：“让大家丢掉包袱的唯一方法，就是要让职工享受到改革带来的实惠，看到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良好的发展机遇。”

剧院首先拿分配制度“动刀”，实行分配制度三级制，即基本工资、效益工资、奖励工资，奖勤罚懒的机制很快见效。

艺术剧院副院长张集敏，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省艺校的舞蹈专业学生，1986年调进芜湖歌舞团，很快便成了顶梁柱。“那个时候，我外号‘逢人配’，不管什么舞，我都能配合上。”然而，满腔热忱的张集敏很快发现，舞台跟自己想象的不是一回事。

“除了政府送戏下乡，根本就没有人跳舞。通知9点排舞，10点人还没到齐，一天下来排不了一场舞。真是‘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’。”张集敏告诉记者。

那个时候，剧团的人都有一个自嘲的绰号——“8号干部”，除了每月8号，大家可以在会计室领工资时见到对方，其他时候，根本找不到人。“微薄的工资根本没法养家糊口！”1995年，他选择了出门做生意，一直到2003年，外界风传要改革，才重新回到舞台。

艺术剧院正式挂牌后，虽然身为领导，张集敏投了赞成票，但他坦承：“未来的路怎么走，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。”

3年过去了，张集敏庆幸自己选择了留下，“3年来，每名员工工资都实现了三级跳。即使是去年经济环境比较差时，我们也演出了186场呢！”

张集敏爆发出惊人的创作力，每年编舞数十部，“就是工作推着自己走，非常充实，人也有成就感了。”张集敏很享受这种感觉。

除了工资改革，剧院还开始推行全员营销模式：将营销任务细分到个体，推着每个人出去找演出机会，找市场。

数据显示了变化：2007年，剧院演出132场，收入129万元；2008年，演出186场，收入231万元；2009年，演出场次仍有望突破200场……

更重要的是人心的变化：艺术剧院挂牌后，不再受事业单位人员编制的限制，一大批人才被选拔进来。转企改制的实惠，让大家看到了奔头，一批已经离退休的紧缺人才，也回来成为“客座”、“特聘”人员。

一潭死水被“鱼”搅活

能进能出能上能下，没有“精气神”无法支撑

2009年，艺术剧院从地下室挪到赭山西路的专用综合演艺剧场，总面积达3500平方米。

每天早上，赵茹总是最早到达训练场，开始排舞前的准备。“不早不行啊，现在已经落后了。”赵茹笑着说。

1992年进入芜湖市歌舞团时，在大家眼里，赵茹是一名非常有前途的舞蹈演员。然而，6岁就开始练舞的她却说，进剧团后，自己再也没有认真练过基本功，“主要是氛围。大家都无所谓，久而久之，我也就无所谓了。”

当初，跟大家一样，赵茹对转企改制也是心有抵触，然而，一件事却让她的想法发生了变化。“跟新人第一次排舞，大家都做基本功。拉伸韧带才发现，十几年的功都快废了。”赵茹说，那次练习后，腿疼了好几天，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她开始认真思考改制可能带来的改变。

“你相信吗，跳舞这么多年，28岁才拿到第一个奖，也就是2006年艺术剧院成立后，领导推荐我们参加了一次省里的比赛。过去，根本就不会有人来关心参加比赛这种事，就是混日子。”如今，赵茹已经参加了近10场比赛，几乎每次都有斩获。

2008年，赵茹成为剧团下设的艺术团团长。

空闲时，赵茹会跟同期毕业的校友打打电话，“那时一起出来的20个人，绝大部分都离开了艺术岗位。我很庆幸，自己仍能站在舞台上！”

“要说转企改制最大的变化，我觉得就是人的‘精气神’不一样了，现在真的只想抓住青春的尾巴，在舞台上多跳几年！”赵茹说。

“过去作为事业单位，新人进不来，老人出不去，犹如一潭死水，波澜不惊。改企之后，最直观的变化，就是新鲜血液的进入，死水打开一个渠道，更多的小鱼游进来，不仅仅让水活了，更重要的是，过去躺在池塘里睡大觉的大鱼，也开始活跃起来！”张承宪用了这么一个形象的比喻。

赵茹便是张承宪口中的“大鱼”。

而22岁的丁倩则是新鲜的“小鱼”。2006年4月从学校毕业后，她成为艺术剧院最早签约进来的年轻人之一。

开始，丁倩觉得剧院节奏缓慢：“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干！”随着改革的深入，丁倩首先感受到了节奏的改变。“改革的脚步越来越快，市场需求越来越大，对演员的要求也更高了！”

如今，丁倩已成为艺术剧院的“全能选手”，2009年，她已经演出了100多场，对于这种忙碌的生活状态，她很满足，而更让她满意的，是整个艺术剧院的创新精神在澎湃：“大家都在探讨新的艺术，如何让演出更能得到认可，如何创新舞蹈已经成为平时最大的谈资。”

现在，受到芜湖动漫节的启发，丁倩正和赵茹他们尝试打造一场有关动漫的大型舞蹈节目。尽管隆冬，他们的心中满是激情……

转企改制进行时①

独家调查

教育现代化不是「西化」



顾明远
北师大教授、中国教育学会会长

近年来，全球化逐渐成为一个热词，一种趋势。过去，我们主要讲经济全球化，其实，全球化也深刻地影响到文化教育。全球化所包含的国际性和开放性，正成为现代教育的重要特征。

现代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国际现象，它是互相学习、互相交流的结果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，世界变得越来越小，某一个国家的某一项教育改革会迅速传遍全世界。大量在国外学习的留学生，在异国工作的外国专家和顾问，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国际会议，学者间往来的各种信件、资料的交换，都促进了国际间教育文化的交流。

教育的国际性和开放性，还表现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、关心和了解国际形势及其发展、具有国际交往能力的人才。缺乏信息交流，就会使我们的教育停步不前，使科学技术落后于世界。没有这种国际化的人才，我们很难去跟别人竞争。日本早在1984年教育报告中提出要培养国际日本人，韩国也早已提出教育国际化的问题。

但我想强调一点，现代化不是西方化，教育现代化不等于教育西方化，教育全球化也并不是一体化。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，也就有着不同特征的教育。在当今世界，文化越具有民族性，才越具有世界意义。教育也是一样。正是因为教育具有民族性，才有国际交流的必要。

当前，我国处在从人口大国向人口资源大国迈进的历史转折点。要实现教育的现代化，不能不将之纳入到全球化的轨道，继续解放思想，加强开放的力度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，为我所用。同时，应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和教育的实际，因地制宜，循序渐进，最终实现有中国特色又兼具全球化特征的教育现代化。

（本报记者董洪亮根据作者在12月5日至6日举行的“首届京师教育论坛——区域教育现代化暨全国教育局长峰会”上的发言整理）

新语

更多新语，请见人民网文化频道
http://culture.people.com.cn

我科研人员首提“人类泛基因组”

据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（记者**李斌**）我国科研人员在人类基因组研究中获得新的重大进展——发现人类基因组中存在着种群特异甚至个体独有的DNA序列和功能基因。科研人员还首次提出了“人类泛基因组”的概念。

研究论文《构建人类泛基因组序列图谱》12月7日在国际著名科学期刊《自然》的生物技术分刊上发表。

专家指出，这一研究树立了新的人类基因组测序标准，进一步证明自主构建中国人群医学基因组学图谱、推进个人基因组研究和个体化医学研究的必要性，是中国科学家在人类基因组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贡献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论文作者罗锐邦、金鑫同属华南理工大学——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基因组科学创新班的本科学生。

北大成立汉学家研修基地

本报北京12月8日电 （记者**赵婀娜**）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揭牌仪式今日举行。

该基地是为配合“中国文化走出去”的国家战略而成立的，其学术活动主要有几方面：一是邀请国外著名汉学家前来研究，并组织学术考察、学术讲座及学术会议等活动；二是组织翻译并向海外介绍中国的传统经典和国内优秀的学术论著；三是收集整理国际汉学家研究论著及海外传存的汉学典籍，建立特色鲜明、收藏完备的一流国际汉学图书资料中心；四是编辑期刊《国际汉学研究通讯》。

网友票选“艺术家”

彭丽媛、李双江、王晓棠等获“人民喜爱的艺术家”称号



本报北京12月8日电 “人民喜爱的艺术家”颁奖典礼暨官网启动仪式今天下午在人民日报社举行，彭丽媛、李双江、王晓棠、刀美兰、于蓝、欧阳中石等60位艺术家获得此项荣誉。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等领导向与会艺术家颁发了奖杯和证书。

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，人民网于2009年8月举办了“人民喜爱的艺术家”大型网络评选活动。活动遴选了舞蹈、音乐、影视、书画各个领域卓有成就，广为人民群众喜爱的140位艺术家、老中青三代代表参加评选。采取网友无记名投票方式，并开辟网友提名区。网友参与的形式为在网页上直接点击投票，按投票多少自动排序，同时限定IP投票数，防止恶意投票行为。

活动一经推出，社会反响强烈，网友积极参与。投票数和留言数均创人民网近年来评选活动新高。一个多月中，共收到网友投票近3000万张，提名留言达数千条。

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马利致辞说，这次评选，反映了“草根”的心声，更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与老中青三代艺术家情感相通、心心相印。

图为于蓝（前左）、刀美兰（前右）等“人民喜爱的艺术家”在参观人民网评选结果展板。 赵 纲摄

国家大剧院首次迎来“业余”音乐会

华南理工师生的“音乐岁月”

本报记者 贺林平

日前，一台展现知青生活的大型交响音乐会《岁月夙愿》，在我国最高音乐殿堂——国家大剧院上演，吸引了各界人士1500多人到场观看。

令人惊讶的是，奏响这台音乐会的，竟是来自一所传统理工科院校——华南理工大学的大学生和部分青年教师。该校也成为首个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专场音乐会的非艺术类院校。

理工科和高雅艺术之间的“亲密接触”，听来令人新奇。

在外人心目中，这所教育部直属211大学是“工程师的摇篮”。“但实际上，艺术思维对一个科学家来说非常重要。‘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’，而艺术教育恰恰是激发灵感的重要途径之一。”华工校长李元元表示。

1999年，华工成为首批国家“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”之一。2004年7月，华工又把2002年开设的艺术系升格为艺术学院，并于次年底组建青年交响乐团，积极投身于在校内外传播高雅艺术。

据华工党委副书记张振刚介绍，“我们有面向全校的艺术选修课程体系。”而在校外，“华青交”陆续参加了教育部“高雅艺术进校园”活动和“华南理工大学与南粤人民心连心”大型系列慰问演出活动，目前已开展专场演出56场。

“我们有三栋自己的教学楼，这在文科院系中是唯一的，配备有音乐厅、展览厅、学术报告厅、排练厅、多媒体音乐教室、数码钢琴教室、电脑设计室、画室、艺术设计实验室等；我们在大学城校区还有一个录音棚，是大学城10个高校中唯一的。”华工艺术学院院长何平感慨地说。

常年艺术教育的熏陶，让华工学子受益匪浅。曾获第八届全国“挑战杯”课外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，同时也是学校学生合唱团主力成员的陈硕对此深有感触，“每当晚上自习时，听到校园里传来悠扬的乐声，感觉艺术的气息已深深浸染到我们普通学生的生活中。”